

中国乌江山峡旅游文化丛书

梦

幻乌江

MengHuanWuJiang

——
历代乌江散文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

政协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委员会编

中国乌江山峡旅游文化丛书

梦幻乌江

——历代乌江散文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梦幻乌江：历代乌江散文集/沿河县政协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12

(中国乌江山峡旅游文化丛书)

ISBN 978-7-5034-2316-1

I. 梦… II. 沿…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IV. 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3463 号

责任编辑：陈海滨 梁洁

封面设计：谢孔索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印 刷：北京南召印刷厂

装 订：北京南召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11 字数：250 千字

印 数：3000 册 插页：4

版 次：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68.00 元 (共四册)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序

龙志毅

乌江是贵州的母亲河，它源于贵州西北的乌蒙山，逶迤东移，滔滔滚滚。它穿峡越谷，流贯黔中大地，经重庆市酉阳、彭水、武隆，止于涪陵注入长江，流经黔北和渝东南的46个县（市、区），全长1037公里，流域面积88200平方公里。乌江流经的中下游特别是沿河县域内，形成山水自然画廊，景致集雄、奇、险、秀于一体，乃天然造化之浓缩。故乌江山峡亦称“乌江画廊”和“乌江百里画廊”。历代文人骚客在游览乌江时无不发出赞誉。唐代诗人孟郊赞美乌江说：“旧说天下山，半在黔中青；又闻天下泉，半在黔中鸣；山水千万绕，中有君子行。”大诗人白居易畅游乌江后，写出“江水三回曲，愁人两地情，雨后天连碧，秋来澈底清”之美文。清代诗人翁若梅曾数次畅游乌江，他对乌江之美景百看不厌，叹为观止，他在从涪陵乘船逆水乌江时，吟出了“蜀中山水奇，应推此第一”之绝唱。“无限风光使人醉，如画山水任君游”。乌江之山，有夔门之雄，长江三峡之壮，峨眉之秀；乌江之水，碧若琉璃，清澈荡漾。千里乌江，千里画卷，真是一里一景，气象万千。

为了进一步开发乌江的独特文化和旅游资源，沿河政协将推出一套乌江山峡丛书共为四册，一曰：《诗吟乌江——历代乌江诗词选》搜集从唐宋以来历代诗人骚客对江而赋、对涛而歌之精品；二曰：《奇趣乌江——历代乌江传说故事选》将流传在乌江上或散落在民间精美的传说故事整理出成集；三曰：《梦幻乌江——历代乌江散文集》将乌江上、中、下游的作家有感而发的散文作品以乌江为线索第一次出版；四曰：《笔谈乌江——乌江山峡旅游论文选》将近几年掀起乌江山峡旅游热中一些专家们的论点和真知灼见汇编起来，展示世人，奉献读者。

这是一批深刻反映乌江文化的作品。它将向广大读者展示，乌



江文化是生态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的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

这套《中国乌江山峡旅游文化丛书》的出版，对弘扬乌江文化，提升乌江山峡旅游文化内涵，促进乌江山峡旅游上档次、上水平，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游乌江山峡，千里之行皆入画；

品乌江山峡，千里河山是画廊。

2008年8月19日

(作者系著名作家原贵州省政协主席)

为发展乌江山峡旅游鼓与呼

安启洪

旅游工作就是为美丽寻找资本，让智慧创造财富，给要素搭建平台的工作。众所周知，旅游业是朝阳产业、无烟工业，是一个关联度高，带动面大的综合性、系统性、永续性产业。在“川盐入黔”之黄金水道中，古邑商阜云集的乌江边，古有“乌江要津、黔东北门户”之称的沿河县城，旅游资源富集独特，地域文化底蕴厚重，方物特产丰腴环保，山青水秀民俗本色。如何利用独有的旅游资源，特别是以乌江山峡旅游为龙头，带动其他旅游项目，做强旅游产业，壮大旅游经济，惠及百姓是各界有识之士为之奋斗的目标。

乌江是一条泽佑黔渝，恩惠万民的母亲河。乌江又称黔江、延江，在贵州省威宁彝族苗族苗族自治县盐仓镇营洞村的三口泉眼（花鱼洞、黑鱼洞和石缸洞）汇集乌江源头，全长 1037 公里，它穿峡破谷，流贯黔中大地，娓娓而来。经重庆市酉阳、彭水、武隆，在涪陵入长江。乌江支流众多，呈羽状水系分布，流域面积 8.79 万平方千米，落差达 2222.5 米。从景观特征看，沿岸的阴翳山峦把江水影映成一带墨绿，“乌江”之名倒也贴切。乌江中下游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长 132 千米，形成 89 千米山水自然峡谷画廊，亦就是通常所称的乌江山峡，乌江山峡由夹石峡、黎芝峡、银童峡、土沱峡、王沱峡组成，峡谷内景致集雄、奇、险、秀、峻、幽于一体，乃造化之浓缩。乌江山峡内山重水复，谷壁犹画屏展示，故乌江山峡又称“乌江画廊”或“乌江百里画廊”，乌江山峡奇峰对峙、岩壑幽深、纤道绝壁、怪石嵯峨、银泉飞瀑、古树多姿、惊涛拍岸。历代文人墨客、政要官员留下了数不胜数的诗词歌赋和经典传说，构筑起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乌江又是历代川盐入黔的黄金水道，船只、船工、纤夫与船工号子，形成的举世无双的乌江航运文化；码头、盐铺、盐商与集市造就无以复制的乌江码头商业文化；加之世居乌江两岸自称为“毕兹卡”土家人，胼手胝足，沐风栉雨；这



些土家人百折不饶，重情尊礼；这些土家人布衣粝食，遍体本色，锻造了一方风情，创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独特的土家民俗文化。这些文化因子异彩纷呈，霞光迸射。正因为有这些独有的地域文化，所以乌江文化显得格外妖娆，分外多姿。

《中国乌江山峡旅游文化丛书》将这些散落的民间数千年的文化，撷摘精华，整理包装，呈现给读者，这是一件拓荒之事，是为做强乌江山峡旅游增光添彩之事；《丛书》出版凝聚了多少有识之士的汗水和心血。《丛书》选辑或古今文人雅士诗词歌赋；或凄美传说故事；或精美散文；或真知灼见之论文；林林总总，叹为大观。捧读这些作品，眼前似乎呈现出逆流成阵的歪屁股船队，舞蹈在涛口浪尖，耳边也似乎高喊悲壮哀婉的船工号子；细品这些作品，宛如乌江两岸上吊脚楼凌空蹈虚，哭嫁歌飞满江中；有土家少女向着迷茫的江面挥动“西朗卡普”（土家织锦），危乎高哉的码头上人流如潮，森森的傩堂戏歌曲迎送千船万船的欢欣与憧憬。欣赏这些作品，涌现出历代文人雅士、落魄政客、贵贱客商们对涛而歌，对江而赋，对岸而泣，对滩而饮的妙笔丹青之画。

通过这套《丛书》，这片曾经被亘古洪荒和封建朝廷封闭、封锁的边鄙之地，会越来越多被人们认识，那不为人知的人义价值、审美价值、生态价值、愉悦价值，已经为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情所独钟。一个品读乌江山峡、欣赏乌江山峡、享受乌江山峡、研究乌江山峡的时代正在到来，一个生态和谐、民众和谐的乌江山峡和谐旅游时代正在随时代强音踏歌而舞。

希望看到继《中国乌江山峡旅游文化丛书》之后，有更多反映、研究、探索、吟唱乌江山峡旅游文化作品面世，为做强乌江山峡旅游品牌鼓与呼！

感谢著名作家、贵州省政协老领导龙志毅同志为《丛书》作序，真诚谢意，恭祝金安！

岁在戊子深秋，权为序。

二〇〇八年国庆日

（作者系中共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委书记）



目录

特殊的年月	(贵阳) 龙志毅 /1
乌蒙杜鹃	(贵阳) 戴明贤 /13
猫跳河的激流	(上海) 叶 辛 /17
自然大写意—话话织金洞	(湖南) 陈望衡 /21
美哉 乌江画廊	龙岳洲 /25
壮哉 乌江山峡	何立高 /29
乌江上的生命	田永红 /33
草海四季	(贵阳) 李正超 /38
乌江游三题	喻子涵 /44
沿河印象	(安顺) 杨汝祥 /51
乌杨树	席 宁 /57
桃花作盏饮春风	(重庆) 邹 鄂 /59
羊角素描	(重庆) 冉易光 /61
乌江源	(毕节) 彭 澎 /63
走进沿河	侯长林 /73
乌江河畔的古城背影	安元奎 /76
沿河史韵	文叶飞 /81
乌江晨韵	任 芳 /84
龚滩 悬崖上的风景	王晓旭 /86
贵州本是富贵省 (北京)	徐 迟 /89
风光风情说乌江	(北京) 吴冠中 /98
乌江三峡走笔	(北京) 杨 欧 /102
乌江古纤道	席宁 /104
摆渡	田永红 /106
乌江风情录	周湫生 /110
龚滩两条街	(重庆) 冉易光 /114



背马箐过年琐记	(遵义) 卢汝明 /117
哭 嫁	(重庆) 何炬学 /120
喷 呐	(重庆) 何炬学 /123
柴码头	(重庆) 李世权 /127
马灯下的渔夜	(毕节) 刘新煌 /130
鱼 祭	罗钧贤 /132
腊月飞雪梅花香	李汉华 /134
故乡的年	(贵阳) 余 漫 /138
晚 茶	林盛青 /143
正月十五炸龙灯	憬 波 /146
篷 船	冯 铭 /149
花满土家寨	杨秀瑜 /153
梦吃火铺 (外一篇)	田茂昌 /155
巡礼麻阳河	田贵东 /161
有个地方叫安沙	(贵阳) 王 华 /165
乡间的木屋	(北京) 杜兴成 /170
土家最后的烧陶人	刘照进 /173
千里乌江百块碑 (贵阳)	刘学洙 /181
古驿行吟	(遵义) 陈新国 /186
石器时代的辉煌	(贵阳) 王正贤 /191
鸾塘书院	刘道学 /195
诡谲可乐云	(贵阳) 张 劲 /199
寂寞沙滩	(遵义) 雷 霖 /202
彭家洞	田永红 /220
古盐道秋风歌	马仲星 /223
寻访淇滩古镇	赵幼立 /226
洪渡 寻找文明的碎片	王晓旭 /229
乌江古纤道	张体珍 /232
古镇洪渡	黄 勇 /235
老城记忆	崔晓琳 /239



乌江 油盐古道话沧桑	安元奎 /243
神奇的猴窝子洞	罗钧贤 /252
日子	(贵阳) 何士光 /254
纤道沉思录	(贵阳) 蔡丽玲 /265
穿越乌江	赵 凯 /267
乌江情结	陈 云 /271
走进乌江	林照文 /274
河堤漫步	赵永康 /277
领略乌江	丁 娟 /279
窗外秋色	冉茂福 /281
不如归去	(贵阳) 魏荣钊 /284
傍水而居的村庄	陈述义 /289
淇滩古镇寻旧梦	(深圳) 杨建华 /292
老 街	崔晓琳 /297
跟着乌江走	(毕节) 彭 澎 /300
缘系乌江	罗钧贤 /303
怀念歪屁股船	安元奎 /306
船过乌江	李胜勇 /311
凉晨散记	刘照进 /314
向美丽的深处穿行	刘照进 /317
后记	马增力 /319



特殊的年月

——往事拾零

龙志毅

一、到黄土去（一九六一年炎夏）

省委工作团昨天从县城乘船至思渠，今天一早从思渠去黄土。

在这炎热的夏天，背起行李走山路，一想到就有点头痛。头痛也得去，公社党委（区委）在黄土，工作团团部自然也要设在那里了。我们还算是好的，几个工作组去的地方最远的九十华里，不通公路，却没有人叫苦。

思渠管理区为团部和黄土工作组找来三个民工挑行李。眼看妇女们大包小包的行李堆了一大堆，还有“专员”副团长是团里年纪最长的人，确实需要照顾。我便默默地将自己的行李往肩上放。黄土工作组的一个同志跑过来硬将我的手提包抢过去了。其实我们的年龄不相上下，也许是出于互敬互助吧。

从思渠到黄土有人说是三十里也有人说是四十里，主要路程就是一座大山，爬到山顶全程去了大半，再下至半坡过一条河拐几个弯，黄土也就到了。二十来斤行李并不算得重，就是天太热。幸好路旁常有清凉如冰的泉水，每到这种地方我们便停下来趴在泉边作“牛饮”。但走不了多远，喝下去的水又都变成汗珠蒸发了。十一点过钟终于挥汗如雨地爬到山顶，开始走下坡路。

山谷里有一间孤零零的茅屋。为好奇心所驱使，我离开了同行的几个人，将行李放在路边便朝茅屋走去。一家老少七八口人正在吃午饭，也许是三代同堂吧。我顺眼瞄瞄他们碗中的主食，有的是水拌麦面，有的是荞粬，一个六十上下的老头手上端的却是白米饭。他显然是一家之主了。我喝着主人递过来的凉茶，便和端白米饭的



老者闲聊起来。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家庭：大儿子是李家管理区的主任，也就是乡长了。二儿子是黄土管理区的总支书记。三儿子则是信用社脱产干部。三位“当权者”都不在家，是端白米饭的老者主动向我介绍的，话里话外充满了自豪的表情。当时我们两人都伫立在门口，他指着山谷里一片绿油油的包谷对我说：“等到这一季收下来，日子就好过啰”。谈话间忽听背后传来嗡嗡之声，我回头看，屋檐下有一个蜂桶，才想起这个县是有名的蜂蜜之乡。老头见我注视蜂桶，便说：“从前蜜蜂很多，大跃进一集中就把蜂桶集中空了。今年才开始恢复，你明年来就有蜂糖吃了。”看来，老头子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下午两点过钟到达公社所在地。书记还在县里开会，主持工作的副书记也下去了，只有办公室的一个干部在家。听说他是从地区下放来的，人不过三十左右，脸色蜡黄像是有病。他不停地摇着一把竹扇，给了我们不算热情却也周到的接待。安排完毕便回到他那间办公室兼卧室去了。我上他屋里去闲聊。他不停地摇着扇子说：“共产风大家都在刮，也不晓得东西都刮到哪里去了。现在区委（公社）以下全是空壳壳，连你们铺床的木板都是向仓库借的。你们来搞退赔，说起来好办，哪个来兑现？”他不停地摇着扇子，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给我交底。还没等我开始他又接了下去：“还有发扬党内外民主，不发扬状纸都一张接一张的来了，再一号召，基层干部的日子咋个过？”这是他对这次即将开展的“整风整社”的一种看法，显然是有代表性的了。面对这种情况，我自然要宣传宣传这次“整风整社”的目的和意义。他摇着扇子点头好像在听，表情却很微妙，心里似乎在说：“这些道理哪个不懂！”他没有和我讨论“整风整社”的主题，我的话音一落，他便突然拐了一个弯，问道：“听说团长是个文人？有一位副团长当过××专区的专员？”团部的几个人除我之外他都一一问到了。消息真灵通！我忽然想起几年前在黔东南听到的一首苗语敬酒歌，大意是：“你是尊贵的客人，你人没到名字早到了，顺着清水江飘到我们寨上来。”原来省委工作团成员的大名早已顺着乌江飘到黄土来哪！

我正在这么有趣地想着的时候，他忽然又甩出一句：“上回来的工作团表现不好，群众很有意见。”依然是不停地摇动扇子。不知道他所谓的上次指的是什么时候，也不知所说的工作团是省的或是地区的？似乎用不着多问，反正深解其中味就是了。

后来我听黄土工作组的几位女同志说：这位不停地摇着扇子的同志，又向她们去摸了我的底，真有意思！

二、间间屋子冒烟

去内沙寨开座谈会，黄土工作组有两个同志住在那里。我们到达时，主人家和工作组的同志都正在忙着做晚饭，因此使我们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这姓杨的主人一家采取了“分灶吃饭”的办法。家主，一个六十左右的老者一个伙食单位；主妇和她的二女儿一个伙食单位；大女儿、县委干部的妻子一个伙食单位，加上我们工作组的两个同志又一个伙食单位，在这个小小的院落里便有了四个炉灶，做起饭来真可谓间间屋子冒烟，热闹得很。我问工作组的同志这是什么原因？他们也不清楚，据说从集体食堂解散的那天起，便形成这个局面。这也叫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吧？工作组的同志还谈到一件趣事：昨天老者向老太太买南瓜、腌菜，过称付钱十分认真。

老者端起饭碗出来招呼我们，他当然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便指了一侧两间立了柱子盖了顶子却没有装板壁的房子对我们说：“板子早就准备好的，不容分说就给我拿走了，六捆板子只给了四捆的钱。还说，明年就住洋房，你这种房子二天关猪都不要！”他一边说一边笑，似乎纯粹是在谈与己无关的笑话。

座谈会到了十多个人，主题自然是纠正“共产风”搞退赔。提起这件事大家兴趣很大，你一言我一语扯出了一大堆往事。但我觉得他们的情绪多少和房东老者差不多，像是在摆与己无关的故事。谈到登记和退赔，有人便问：“是不是上级政府拨款？”显然信心不足，但会场依然活跃，一直扯到十一点过钟。我由此想到公社那位同志给我们的警告：“公社以下各级都是空壳壳，谁来退赔？”是

呀，这是最实际的问题，作为工作团的我们，下来时却没有想得这么具体。弄不好，群众发动起来了，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弄个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失信于民。

三、“暗流”涌动

下午天气闷热异常，信步走出街口，也学会了不停地摇着扇子。在离街口不远的半坡上，有三个人在一块土里耕种。犁牛的是一个中年男子，跟随在他后面一段距离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十岁多的女孩。中年妇女挥着锄打窝，女孩则从手中的红布袋里摸出种子往打好的窝窝里丢。我停步观察良久，本想走过去和他们聊聊，但出于某种考虑，我没有去，依然伫立着观察静思。说浪漫一点，眼前是一幅传统的农户耕作图。看现实一些，这是一个家庭脱离集体的“个体劳动”。

这一家人的行动其实是当前农村动向的一个缩影。现在有一股“包产到户”的“暗流”在农民群众中涌动。有的等着秋后下放土地；有的猜想秋后一定下放土地，干脆先下手为强，在自己原先入社的地里耕种起来；有的则绕开生产队去开荒。真有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味道。

晚上，团部几个人和在家主持工作的公社（区委）书记碰头，准备召开各工作组长和管理区总支书会，又一次扯到了目前的“包产到户”倾向。据各工作组的统计，今年正在进行的晚秋作物，私人种植的面积已经超过集体种植的面积。公社书记忿忿地说：“这算什么经济，算什么一大二公？”但对农民来说，他们似乎认定了只有“包产到户”才能吃饱肚子，也就顾不上去考虑什么“一大二公”了。这也是否定之否定吧？或曰：特殊情况下的自身经验的总结。解散食堂，重新划给个人自留地，扩大生产队权力，无疑是进步。或曰：以退求进。但“包产到户”呢？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谈到这些事，公社书记忧心忡忡。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农村干部，年龄和我差不多。看上去老练、深沉，不多说话。其实使他忧

心的不止“包产到户”一桩，也许包括我们的“三项任务”在内。特别是退赔和“发扬党内外民主”。对于工作团布置的事，我发觉他总是尽可能回避。按照省委的安排，这一次的工作团不另成立党委，而是参加区委（公社党委）统一领导。我们这个团由团长、“专员”副团长和我参加区委。但这位书记至今没有主动召开一次区委会研究部署工作团的“三项任务”。工作团开工作组长会请他参加，他也借故跑到乡下去了。

四、乌江夜泊

县委通知，省委某书记来县检查工作，要工作团赶去参加汇报。这么炎热的夏天顶着烈日走一百多里路，团长和“专员”副团长都是难以承担如此“重任”的了，事情也就自然地落到了我身上。

天刚亮我就动身，到思渠只十一点过钟。虽然也出了一身汗，比上次出发去黄土好多了。准备吃过中饭稍事休息便继续赶路，思渠工作组的同志建议我乘“汽划子”去，并热心地去打听了回来： “今天正好有船，大约四五点钟从下水来，就安心睡一个午觉吧。”有船可乘何乐而不为之，还有九十华里的路哩。一直等到四点过钟，果然听到了几声汽笛的长鸣，工作组的两个同志“护送”着我，在一片嘈杂和拥挤中，费了一番力气终于跳上踏板，稳坐船头了。这种船只有一统舱，从下游来时已经装满了货物挤满了乘客，思渠再上来一些，就更是水泄不通了。我好不容易才在驾驶室的背后找到一席容身之地，“座位”是一条麻袋，装得胀鼓鼓的，凭感觉不是洋芋便是红苕。反正是可压之物，否则货主早就吼叫了。

坐稳后起眼一看，乘客大部分是贩蔬菜、薯类的农民和小贩，他们和大大小小的麻袋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以中老年妇女为多，唧唧喳喳地说一口川东土话。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有东西可买可卖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也是一年之前还想象不到的事。说明只要政策对头，经济恢复起来还是很快的。

和我坐在一条麻袋上的还有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一问才知是

小学校长，去城里开会的。和校长坐在一起，谈话的主题自然是教育了，入学率和教师待遇等等。我们一边闲聊一边观赏两岸风光。山高江窄，险峰耸立，是一幅壮丽的山水画。

看着谈着也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船上不管饭，一切自理，校长自己带了饭盒，他借船上的火热了一定要请我共食。我连忙谢绝，说自己带得有，便将袋里的“晚饭”拿了出来，是半斤煮黄豆。在思渠上船时工作组的一位女同志塞给我的，我以为“汽划子”很快便可到县城，不想要。她说：“带上吧，说不定有用哩。”现在真的用上了，我很快便把半斤煮黄豆吃完，还觉得肚子空空的，只有等到了县城再填补了。谁知到了天黑下来时，“汽划子”突然停在江边的一个小码头上不走了！依然是上岸与否自己决定，船上一律不管，只宣布明天一早开船。我观察了一下，岸上远远地闪烁着灯光，像是一条小街。大部分乘客“巍然”不动，决定在船上过夜，下船上岸的只有四五个人，我听到有人在叫：“某县长，走稳点。”原来县太爷也在这条船上！我心里动了一下，要是走过去自我介绍一番，肯定会被邀请上岸过夜，还可以填饱空虚的肚子。我下意识地 and 多数乘客一样“巍然”不动，这倒不是清高，而是想到小镇上旅店里的闷热加蚊子、臭虫等等，还不如在船上凉快些，更能入睡。

想象和现实往往差之甚远。船上的环境同样令人难以入睡。首先是作为贩运者的妇女们像有说不完的话，整夜唧唧喳喳不停。其次是那船并非停留江中，蚊子照样飞来袭击，耳边嗡嗡之声不止，这样一来几乎整夜没有合眼。幸好天一亮船就开走了，大约九点左右到达县城。下了船觉得肚子饿得发慌，只见岸上有卖小吃的“自由市场”，也只好去“自由一番”，买了十个小烧饼吃了，才又“焕发精神”地向县委走去。谁知省委某书记今天一早已经走了，算是白跑了一趟，县委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再说吧！”并领我到招待所开了一个房间，我往床上一趟便睡着了。等到被人叫醒时，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五、毛渡行

毛渡管理区在“发扬党内外民主”的问题上，对几个需要平反和需要处分的人，工作组内部以及工作组和在那里分管的区长（社长）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事情弄得十分复杂。我建议团长亲自去一趟，他沉思片刻同意了。但人还没有成行，县里又来了电话，要他赶去开会，有船到思渠来接。“专员”副团长身体欠佳，事情还是落到了我的身上。

为了赶在太阳烤人之前赶一段路，我六点钟便出发，到黄土工作组所在的简家大队去吃早饭。工作组长和一个女同志做饭，组长是政法学院的行政处长，此道很内行。糯米烘南瓜外加油炸青辣椒，香甜可口，我轻轻松松地便吃了两份，算是打了一次牙祭。到此地以来，顿顿离不开南瓜，今年的南瓜似乎特别好吃。

离开简家寨便步入了最艰难的路程，尽在山峽峽和刺蓬蓬里钻。行至一个地方，碎石子路从山峡往下延伸，到了山脚路不见了，眼前出现一个阴森森的山洞，洞内传出淙淙流水声。路是不是从洞里穿过呢？我没有把握，只好停下来观察和等待后来人。

我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正前方在我的视线范围内，三座山峰交错重叠，每个山峰上几许松杉，一抹微云，像是一幅悬挂在半空中的山水画，令人神往。坐了大约十来分钟，一阵谈话声，来了两个赶毛渡场的农民。我跟在他们后面，果然是穿洞而过。和他们摆谈着，不知不觉中便走出了峡谷，混浊的乌江闪现眼前，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片房屋，毛渡到了。

晚上在毛渡研究“发扬党内外民主”至深夜。今天一早去关键所在的六队和七队。来到六队，我顺脚走进一户人家。主人是个四十左右的粗壮汉子，鼓鼓眼大嘴巴，脸色黄而不黑，否则便是活张飞了。稍事攀谈，原来他是这个生产队的队长，争议中的人物之一。他哈哈地笑着坦然问我：“是不是有人把我告啦？”我们随便谈了一会儿，发觉他表面虽粗，心却很细，处处存戒心，不可能掏出心里